从地名视角看近代宁波社会变迁（之一）

法院巷街景。（图片由作者提供）

宁波地名谭

徐雪英

20世纪10年代，和许多地方一样，近代气息在宁波城市中不断涌现。而远在角隅的乡村，人们大多仍守着传统，过着沉默艰辛的隐忍生活。这个时期的一些地名，如行行注脚，是解读当时宁波社会的最好途径之一。

■法院巷：宁波军政分府宣誓地，开启宁波民主共和新篇章

海曙鼓楼一带有法院巷，别名小校场。嘉靖《宁波府志》记：明嘉靖三十四年，郡守邱玳辟小校场于天宁寺东。成为旧时宁波城内驻军操练检阅部队的重要场地。1911年3月，宁波地审检厅经浙江提法司批准，拨款三万，将小校场随学堂房屋改作宁波地审检厅址。地审检厅后来设立地方法院，故易名法院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后，全国各地纷纷呼应。1911年11月5日，宁波也成立军政分府，宣告光复。10月6日上午，分府在小校场召开誓师庆祝大会，向市民们宣布军政分府成立和革命意义。

文献记，当时“军容之盛，二百余年来所未睹也。道旁观者数万人，呼民国万岁，声彻天地”。为表示与满清的决绝，军政分府发动了剪辫、放足、禁烟等一系列运动，开启了与前清时代迥然不同的文明新风。

1912年5月，临时性的军政分府宣告结束，宁波县邑直隶于省。存在虽然只有短短数月，但因为开启了宁波民主共和新篇章，宁波军政分府在宁波近代史上，还是留有浓墨重彩一笔。

■车站路：宁波最早火车站，记录修路图强的求索岁月

随着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实业救国越来越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可。改变落后的交通面貌，成为发展宁波实业的先决条件。1909年，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并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建成后，修建铁路的呼声在宁波越来越响。

宁波江北公园一带有车站路，因昔日萧甬铁路终点站——宁波站位于此，故名。萧甬铁路是宁波第一条铁路，开工于1910年6月。到1912年12月时，宁波至慈城段修通。1912年12月25日《申报》刊发的《甬路开车志盛》一文，记录此段铁路通车试运行场景。

这段铁路开通之日，不少人发表演说，“大概以实业之发达必根源于铁路，今日甬路发轫实为忻幸云”。1914年6月，宁波至曹娥江段（甬曹铁路）建成，铁路正式投入客运。从现位于槐树路江北公园内的起点站宁波站起，沿途设余姚、蜀山、丈亭、叶家、慈城、洪塘、庄桥7站。

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先生从杭州来宁波考察时，便是乘坐此段火车而来。江北公园内现建有甬曹铁路宁波车站纪念馆，以记录宁波这段难忘的“修路图强”岁月。

■保安桥：象山渡口桥，兜放乡村士绅们的公益理念

除修建铁路外，宁波乡间士绅还积极募捐用于造桥修桥，以改善乡村交通局限。让乡民有更多机会走出村隅，见识已经不一样了的新世界。

象山定塘镇有保安桥，位于定塘镇渡头街。《象山县志》记，此地原无桥，两岸村民依仗渡船通行，时称定山渡。民国九年（1920年），乡人陈钜章、池步青募建保安桥后，渡口始废。

象山泗洲头镇有茅山桥，位于龙溪之上。此桥不知始建于何年。民国五年（1916年），里人柳康富重修此桥。民国九年（1920年），柳康富又在茅山庙南面修建新桥。为区别两桥，原桥改称“茅山高桥”，新桥则称“茅山下桥”。

■镇海中学堂：镇海中学前身，承载文化先驱们的强国情怀

宁波开埠后，西学大规模东渐。民国时期，各类新式公、私学校和平民义务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少至今仍存。

宁波镇海有镇海中学，其前身为镇海县立中学堂，1911年，原清翰林院编修、曾督四川、江西两省学政的盛炳纬，以募集的三万余银元为基金，在梓荫山南麓总持寺旧址，创办起镇海县中学堂。1912年，改称“镇海中学校”。1926年至1927年，柔石先生曾在此校任教。经过百余年积累，镇海中学现已成为浙东乃至全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

宁波海曙有效实中学（白杨校区），其前身为鄞县私立效实中学。1912年，宁波名流学者钱保杭、陈训正等人，在宁波西门盘结坊农工小学堂校址上，创办私立中学。取《天演论》中“物竞天择，效实储能”之句，命名“效实中学”，开启百年名校办学之旅。

《宁波通史》记：1912年，除效实中学外，宁波城区还创办了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和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其他中等学校。以传授西学为主的近代教育，逐渐替代传统儒学，在宁波发展壮大起来。近代教育的兴起，对于宁波国民素质的提高，功不可没。

■五洞闸：荒民聚集成村，反映底层民众的颠沛人生

民国初期，浙东农村仍旧灾荒频发，民生凋敝。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有的村落在消亡，有的村落在形成。

宁海强蛟镇西北有年家岙，旧有渔民聚村而居。因灾荒频发，生存艰难。到1912年前后，该村绝户，村落终成废村。

慈溪市观海卫有五洞闸，地处淹浦下游，1908年，由旅日华侨吴锦堂出资所筑。因水闸有五孔，故称五洞闸。吴锦堂建闸时，该地还是海涂荒滩，杳无人迹。

1914年虞庆裕、虞宝贤父子逃荒于此，以捕鱼割柴为生。后来逃荒定居者越来越多，渐成小村，是为五洞闸村。

如今的宁波，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回望这段历史，无疑令人倍加珍惜当下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好男勿吃分家饭 好女勿穿嫁妆衣

老话新聊

桂晓燕

旧时老宁波教育子女，喜欢讲标题上这两句老话。意思是：对儿子来说，如果自己不努力，想靠分家得到的财产过日子，总有一天吃光用光饿肚皮；同样道理，对女儿来说，如果自己不努力，想靠几件嫁妆衣裳度四季，总有一天破衣烂衫冻得骨骨抖。

所以归根结底，父母不能依靠一辈子，做人还得靠自己。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是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也是其最大的财富。

毋庸讳言，当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拜金之风。提倡“好男勿吃分家饭，好女勿穿嫁妆衣”精神的人，貌似越来越少了。这从年轻人找对象方式和要求的变化，可见一斑。四五十年前，年轻人找对象，主要通过熟人介绍。介绍人强调的，往往是男的如何正派能干，女的如何贤惠大方，很看重人品。二三十年前，流行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笔者有一个印象，几乎所有的征婚者，都有“体健貌端”四个字。嘿，不好意思，也许有一点自吹，但不管怎样，着眼点还是在于人的本身，也可以说是婚姻的基本要素。而现在的相亲，几乎也都有四个字，您说对了，就是“有房有车”，显然是对物质或者说金钱的考虑增加了。

联想起多年前，网上曾经盛传一则笑话，大意如下：英国一帅小伙参加中国某电视相亲节目。女嘉宾问：“有房吗？”“有，几百年的老房子，产权是我奶奶的。”（数盏灯灭）“婚后跟谁住？”“跟爷爷、奶奶、爸爸、后妈，还有弟弟一起住。”（又数盏灯灭）“结婚可有宝马作婚车？”“没有宝马，只有马车。”（剩最后一盏灯）女嘉宾嗤之以鼻：“我情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马车里笑！”（灯全灭）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惊叹：“我王室威廉王子，参加中国电视相亲节目，首轮即遭淘汰！”那时威廉王子还未结婚，是英国的头号钻石王老五。

这当然只是一则笑话而已，只不过借此嘲笑一下当今某些人的拜金心态。

除了必须有车有房之外，当今社会上尤其是某些农村地区，还出现一股索要攀比彩礼之风。多次看到这样令人唏嘘的社会新闻：有的女方要彩礼狮子大开口，逼得男方家庭掏空积蓄，东借西挪，债台高筑；有的女孩明明很喜欢男孩，却因其拿不出高额彩礼，被女孩父母棒打鸳鸯；还有的新娘在新郎前来接亲的关键时刻，“突然袭击”，临时要求彩礼加码，否则就不上车，为此闹得双方差点反目，甚至当场分道扬镳……

关于彩礼的是非功过，民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正常得很，结婚就得男方出彩礼，女方备嫁妆，自古以来莫不如此，属于中国人的传统风俗，没什么不妥；有人认为，这种风俗是封建时代落后观念的产物，彩礼尤其是高价彩礼，有买卖婚姻之嫌，近年出现索要彩礼的现象，属于沉渣泛起，应该反对。

两种观点针尖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听谁的呢？听国家权威部门的。就在最近，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明确今后一段时间，将重点整治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引起社会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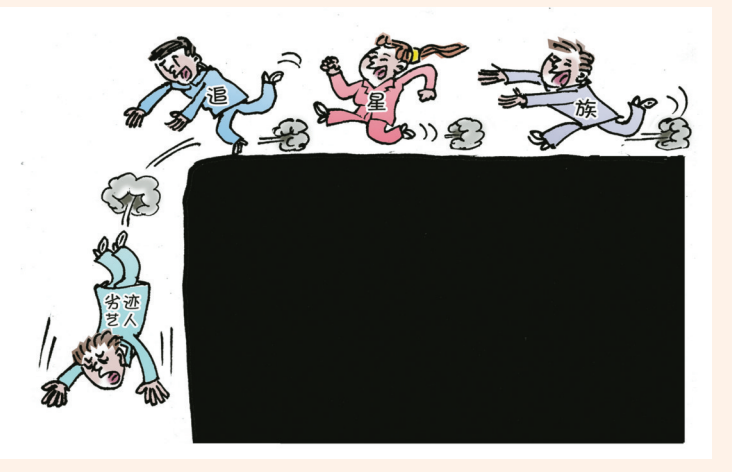
八部门的《方案》精神，和“好男勿吃分家饭，好女勿穿嫁妆衣”的宁波老话，不谋而合。阿拉宁波的小顽（男孩）小娘（女孩），要带头按照《方案》的精神，移风易俗哦。

漫画角

某些放生

王琪 绘

挑水之前 赵玉宝 绘



“坠”星族 蒋跃新 绘

读史

宋代宁波官民的治涝办法

水 银

镇明路与迎凤街交叉口西南侧的湖西河上，今存著名古迹水则碑亭，亭中立有榜书“平”字碑。

南宋晚期知府吴潜所撰的《平桥水则记》，将水则碑的“平”字视若开关碶闸的钥匙，说：“暴雨急涨，水没平字，戒吏卒请于郡，亟启钥；若四泽适均，水露平字，钥如故”。意思是，“平”字没入水下，即开启碶闸，“平”字露出水面，就关闭碶闸。

这是南宋宁波官民的治涝之法，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

一

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的农历十月十日，上任才五个月的鄞县知县王安石，上书转运司杜杞，说鄞人“最独畏旱”。至于涝，因为鄞县这个地方，“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这是年轻的王安石对鄞县水利地理的精确认识与把握。

所以，唐、五代，特别是两宋时期，地方官民所兴起的水利工程，基本上以提高明州城乡的抗旱能力为目标，且卓有成效。相对来说，防涝尚不在北宋末年地方官民考虑之列。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鄞县令张峋修治广德湖，熙宁八年（1075年），城中小湖（即日月二湖）就出现史上第一次干涸的现象。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和崇宁二年（1103年），又相继发生广德湖水不入城的旱情。对此，地方官民通过加高它山堰顶、相应加高南塘河沿途堤塘，终于引它山之水入城，纾解城中居民饮水之忧。

自此，日月二湖的水源有了“双回路”保障，比如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说：“城之河渠，盖一水自它山经仲夏而入南门，一水自大雷经广德湖而入西门……二水入城，为州民之利”；南宋宝庆《四明志》则说：“日月二湖皆源于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经仲夏堰入南门，一自大雷经广德湖入西门，潴为二湖”。这种“双回路”的态势，即使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广德湖被废而为田后，依然没有改变。

二

“双回路”固然保障了旱年的城中用水，却极易在丰水年尤其是台风时节，形成城中内涝。

道理不难想象：南来的它山之水和西来的大雷之水都进城了，日月二湖和城内河渠蓄水量有限，能不漫溢大街小巷吗？这正是南宋淳祐初年知守陈垲所说的“每遇霖潦，往往汇于城下，反藉城中三喉传送”之情形。

至此，地方官民才将城内防涝问题，提上水利建设的议事日程。陈垲在其淳祐二年至三年（1242年—1243年）的任内，修筑了城中三喉和保丰碶，吴潜在宝祐四年（1256年）开凿了新河（址在今中山西路北的文化路、胜丰路一带），又在开庆元年（1259年）重建了郑十八郎堰（后名澄浪堰）。

修筑这些工程的目的有二：一是让进城的两路水，通过城中三喉快递排入奉化江；二是预先分水。在城西，引导大雷之水走新河、保丰碶一路，入姚江；在城南，又让它山之水在洪水湾、乌金碶、积渎碶、风堋碶和行春碶，泄入奉化江，对于还有余勇可贾的水势，在进长春门南水关前，通过澄浪堰引导入奉化江。

总之，是不让“双回路”的水进城捣乱，至少要最大限度减少它们进城的水量。

三

经过这么一波操作，入城的大雷之水和它山之水，被分流了。它俩的余水及城内地表水，就通过县前河（在今中山西路、中山东路南侧）等城中河渠，经三喉排入奉化江。

南宋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三喉中的气喉，“在东渡门墙下，以版为闸，潮涨则与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则启闸以泄于江”。城中二湖、河渠之水如何判断是否“充溢”？正是看湖西河的水，是否淹没了水则碑中的“平”字。

总之，水则碑控制的是城内临奉化江的气喉、食喉和水喉三闸，它与城中三喉一起，成为南宋以来，防控城市内涝最简便有效的水利工程。

宋代官民治涝之法，其实贯彻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水有所去”原则，对我们今天防治城市内涝，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新 知

共同富裕体现“七个人”的特征

刘 奇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深刻认识共同富裕的人本逻辑，它体现“七个人”的特征。

从范围上看，是全体人

共同富裕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既包括发达地区，也包括欠发达地区；既包括社会精英，也包括普通民众；既包括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包括无劳动能力的人。只要是中国的国民，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行业，都应实现生活富裕。

从内涵上看，是多种需求的人

共同富裕不能只局限于满足物质供给均衡，还要满足精神文化生活可获得的均衡，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既要“柴米油盐”，又要“诗和远方”。只有盯紧这些不断增长的多层次需求，挖掘不同地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潜力资源，均衡政策供给，才能确保共同富裕实至名归。

从时间上看，是多代人

共同富裕不仅要从横向上考虑覆盖的全面性，还要从纵向上看持续的长远性，不仅要实现当代人的共同富裕，还要让未来子孙也享受发展的成果。只有克服农业文明的被动，继承农业文明遵循规律、适应自然的特性；克服工业文明的盲动，继承工业文明高效、快捷的特性，才能实现生态文明。

从目标上看，是具体人

共同富裕的对象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这个概念不能被抽象，“人”一旦被抽象，就会出大问题。历史的教训已经很多。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必须具体到各类不同群体的人，因人施策，让每个人都能真真切切受益、实实在在获得。共同富裕不是只让有增收能力的人实现富裕，也要让没劳动能力的人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从路径上看，是缩小人的差距

一是收入差距。目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应通过适度的政策调整逐步缩小各类过大的收入差距。二是财富占有差距。目前我国国民财富占有差距较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由于财富占有的不均衡，已经形成了新的贫富差距。三是消费差距。消费分为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二者的东中西差别都不小。这些消费的差距也需要通过政策的创设和市场的引导逐步弥合。

从程度上看，是有差别的人

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样富裕。要求绝对平均的富裕是不现实、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奋斗有强弱，富裕的程度必然有差距，也应该有差距，必须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先行示范、重点突破。所以，中央赋予浙江省为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排头兵”。

从本质上看，是提升人的能力

人是第一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就在于提升人的能力。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跟上这个时代。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奋斗出来的，财富更是奋斗出来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源：北京日报